

托爾斯太傳

譯·庸 懋 徐



行發局書通華海上

託爾斯泰傳

第一章 「最近消失的光明」

那俄羅斯的偉大的靈魂，火焰萬丈，百年以來，輝煌於地球之上者，實爲照耀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時期的最純潔的光輝。在垂暮的十九世紀的昏暗中，這是一顆撫慰的明星，其光明吸引了安慰了我們青春的精神。許多的人——在法蘭西，這類人是很多的——一致地把託爾斯泰，不僅認作敬愛的藝術家，並且引爲最親密的友人。其中有許多，簡直認他爲全歐洲藝術界的唯一的人。——我謹致感謝和愛慕之詞於這神聖的回憶。

我開始知道託爾斯泰的那個時候，一點也不會忘去。那是一八八六年。經過數年默默的萌芽期之後，俄羅斯藝術的燦然的香花，在法蘭西的土地上開了出來。託爾斯泰、杜思妥、甫斯基等著作的譯本，同時火速地在各家書鋪出版。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七年間，在巴黎出版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玻里庫希卡 (Polikushka)、伊凡·伊力奇之死、高加索小

說和民間故事。不數月間——不，數星期內，在我們眼前，展開了整個廣大的生活的寫真，這裏面反映着新的民衆，新的世界。

是時，我剛進師範學校，我和我的許多同學，各懷不同的意見。在我們的小團體裏，有着現實的譏諷的思想家，如哲學家喬治·杜馬（Georges Dumas），有熱情如火的，傾向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詩人們，如蘇阿萊（Guala），有古典的傳統的信徒，有「斯丹達爾癖」，有「華葛納迷」；有無神論者以及神祕論者。那真是議論縱橫爭辯不絕的世界。然而不數月間，對於託爾斯泰的共通的愛慕，却使我們幾乎全體一致的結合了起來。每人愛慕他的理由，彼此不同：因為每人都在託爾斯泰之中，各各找到了自己；但對於全體，這是一種人生的啓示，是開向廣大的世界的一扇門。在他方面，在我們的家庭裏，在我們的省裏，這來自歐洲邊境的偉大的聲音，也喚起了同樣的同情，有時簡直是出於意表的。有一次，我遇見故鄉尼微爾納（Nivernais）的幾個紳士，他們平素對於藝術是毫無興味而且差不多什麼書也不會讀過的，但這一次，我聽他們竟也興會淋漓地在大談其伊凡·伊力奇之死。

我在著名的批評家們的著述中，讀到這樣的論調，說託爾斯泰從我們的浪漫派作家這裏，借

得了他的思想的精華——從喬治桑，從蓋俄。此種謬論，是無庸討論的，決沒有這樣的事。但我們却確實不必否認盧梭和斯丹達爾對於託爾斯泰的影響。雖然，我們倘因託爾斯泰的思想受過這些影響而就懷疑他則偉大以及他對於我們的魅力，那也是不對的。有藝術在內活動着的思想的範圍，是很狹小的。他的力量，不在於思想上，而在於他的思想的表現上，在於他的個性的調子上，在於他的藝術的特徵上，在於他的生活的風韻上。

不管託爾斯泰的思想是否借來的，——我們在後曾明白——到底，從來沒有一種聲音，能像他一般的在歐洲得到響應過。我應該怎樣的來說明那時候的我們的感動呢？當我們聽到這心靈的音樂而感動得發抖的時候，這種音樂，恰是我們期待已久而且又是我們所必需的。至於文體等等，在我們的意見上，倒是無關緊要的。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例如我——祇在讀了託爾斯泰的小說之後，纔知道伏古埃（Eugène-Melchior Vögüé）所著的關於「俄國小說」的書。但是他對於託爾斯泰的讚美，同我們的比較起來，是顯得很平淡的。伏古埃氏特別判定他是偉大的文學家。但在我們看來，單知道欣賞託爾斯泰的作品，那是嫌太少了；我們當體驗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由於他對於人生的熱愛，他的青春的心。我們的，由於他的諷刺的覺悟，

他的無慈悲的明見，他對於死的妄想。我們的，由於他的博愛和人類間的和平的夢想。我們的，由於他對於「文明的虛偽」的猛烈的非難。此外，他的實寫主義，他的神祕思想，他的對自然的感激，他對於不可見的力的感覺，他對於無窮的冥想，都是我們的生活。

託爾斯泰的小說之於我們，恰如維特對於前一代人，乃是反映我們的力量和弱點，希望和恐怖の明鏡。我們並不焦心於調和這些各式各樣的矛盾，尤其不想把這反響着全宇宙的複雜的心靈，納入宗教或政治的狹隘的範疇，好像有的人所做似的。例如保爾·蒲爾謝 (Paul Bourget) 在託爾斯泰死後之次日，就把那荷馬史詩般的戰爭與和平拉攏到他們的黨派的感情的水準上去。好像自以爲我們這一派已經得到天才的尺度了！……實際上，託爾斯泰是否屬於我們這一黨派，有什麼要緊呢？當我們呼吸但丁和莎士比亞的囂鬧氣，沾勻他們的光輝之際，可也曾爲了他們屬於何派而不安過麼？

我們決不像現今的批評家似的說「有兩個託爾斯泰，一個是變節 (La chute) 以前的，一個是變節以後的；前者是好的，後者是完全不好的。」對於我們，祇有一個託爾斯泰，我們愛慕他的全體。因爲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的靈魂之中，一切都是相關的，一切都是相結合的。

第二章 幼年時代

我們的本能所感覺到的，現在由我們的理智而證實了。我們憑這一本長長的傳記，在大眾眼前，提出證據來，毫無隱瞞，而且要使他成為精神的天空中的太陽。但是，立刻就使我們難決的是：貫澈於託爾斯泰的一生的始終的，究竟是那一點呢？關於這，我們將處處遇到別的批評家們所設的障壁；甚至於託爾斯泰自己，因為是一個熱情家之故，當他有所愛時，就相信這是他第一次的愛，當他有所信仰時，就相信這是他第一次的信仰，即把那時候，定為他的真正的生活的開始。然而，開始，又開始，在他，同樣的轉變，同樣的鬥爭，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哩！我們不能夠說出託爾斯泰的思想的一貫之點——他的思想永遠不是一個——祇能說出許多不同的要素時而調和時而衝突——但衝突的時候居多——的糾纏的經過而已。所謂「一致」，在託爾斯泰的精神和心裏，是根本不存在的。祇有他的感情的鬥爭，他的藝術和生活的悲劇，倒是始終一貫的。

藝術和生活是一致的，從來沒有像他這樣的和生活密切地融合的作品過；這些差不多常常是

帶着自敘傳的性質的。這些作品，使我們一步一步地跟着他，去經驗從他二十五歲開始的富於波瀾的境遇。他在二十歲以前寫起一直到死爲止的日記〔註一〕以及皮魯珂夫（Бирюков）〔註二〕氏所提供的許多註釋，更完成了這種知識。不但由此可以按索託爾斯泰的每日的良心的告白，而且使他的天才所託根的世界以及他的心靈所賴以滋長的許多人物，再生於我們的眼前。

他的遺產很豐富。他的祖先託爾斯泰家和伏爾孔斯基家（Волконски），門第高貴，又是舊家。嘗自誇其遠祖爲路理克（Рюрик）。從他們的譜系中查來，有彼得大帝的侍臣，有參加七年戰爭的大將，有拿破崙戰爭中的英雄，有十二月黨人，也有政治犯。根據家世的回憶，託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創造了幾個最獨創的典型：老公爵鮑爾孔斯基（Болконски），他的外祖父。是服爾泰式的（Voltaire）專制的加德隣二世時代的貴族政治的保守派的代表。尼古拉·格萊哥里（Григорий）支·伏爾孔斯基公爵（Nicolas Grégorévitch Volkonski），是他母親的外甥，在奧斯推利茨（Austerlitz）受了傷，在拿破崙的監視之下，被從戰場運了回來，和安特萊公爵（André）一樣。他的父親，有幾分尼古拉·羅斯安夫（Nicolas Rostov）〔註三〕的性質，他的母親馬利公主（Marie），是一個醜陋而有美麗的眼的溫和的婦人，她的善良，輝煌在戰爭與和平中。

不過託爾斯泰不大認識他的雙親。他的動人的記敘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如大家所知，是很少真實性的。他不到兩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所以他不能回憶她的親愛的容顏，祇有小尼古拉·依爾退尼夫 (Nicolas Irt niev) 能夠眼淚紛紛地追念起那充滿着慈祥的微笑的面容，這微笑使她周身發出喜悅來。

「啊啊！假使我能夠在困苦的時候一瞥這微笑，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了。」〔幼年時代〕

然而，無疑地，她把全部的誠實，她的對於別人的意見的冷淡，以及善於講述自己所創造的故事的天才，這許多最好的贈品，遺傳給他了。

關於他的父親，他還能保持若干記憶。這是一個談諧可愛的有一雙憂鬱的眼的人，他住在自己的領地內，心平氣和地生活着。他去世時，託爾斯泰已經九歲。他的死，使託爾斯泰「第一次明白苦痛的真理，以致絕望充滿了靈魂。」——幼年時代第一次所遇的這恐怖的光景，使得託爾斯泰後來的一部分的生活，常對這幽靈搏鬥，而另一部分的生活，則把這光景變了一個樣子而紀念之。……這個苦悶的痕跡，留遺在幼年時代的最後幾章裏面，不過，在那裏面，却把這些記憶借來敘述他兩母親之死亡和葬式了。

他的雙親，留下五個孩子。在耶斯耐耶·玻里安那（Yasnaya Polyana）的老家裏，萊翁·尼古拉微支（Leon-Nicolaievitch）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直到八十二年之後，他辭謝了這老家而死。最幼的是一個姑娘，叫作馬利（Mare），她後來虔信宗教（託爾斯泰逃開家庭妻子而臨死時，就隱匿在她家裏）。——四個兒子：舍爾該（Serge）很自私，很漂亮，「某一程度的無人能及的誠實」——特米德里（Dmitri），是熱情的，後來，在學生時代，熱心地委身於宗教的實踐，不顧別人的評論而斷食，訪求貧人，優卹病人。然而，後來驟然放蕩起來，也如以前一般的劇烈。接着被悔恨所苦，贖了一個在妓院中所識的女人養在家裏。二十九歲時，便患肺結核而死〔註四〕。長子尼古拉，是諸兄弟中最被寵愛的一個，他得了母親的善於講故事的想像的天分的遺傳。（他曾著獵人日記一書），他是譏諷的，神經質的，風雅的。後來從軍高加索，在那裏得了飲酒的習慣。他也充滿了基督徒的仁慈，住的是陋室，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給窮人。屠格涅夫曾說：「他實踐對於人生的謙抑的態度，他的弟弟萊翁則喜歡把這態度在理論上發揮。」

在這一羣孤兒之傍，有兩個大心的婦人：一個是泰鏘娜姑母（Tatiana），託爾斯泰說「她有兩種美德：穩重和仁愛」。她的一生無非是愛，她不斷地犧牲自己。

「她使我認識仁愛這一種道德的歡喜……」

另一個是姑母亞歷山特拉 (Alexandra)，她時常服役於他人，而避免他人的服侍。她像僕役一般地過活。她最喜歡讀聖書的故事，也歡喜同善男信女們以及無智者談天。她留了許多無智者在家裏。有一個信女，能背誦聖詩，是託爾斯泰的妹妹的「教母」。另外一個，格利沙 (Grisha)，祇知道禱告和哭。

「哦，偉大的基督教徒格利沙！你的信心竟如此堅強，至於能夠感到上帝近在目前。你的愛是如此的熱烈，至於不必理智的支配，你的言語就會自然流露出來。你禮讚神的光榮之際，找不出語言時，你就淚潛潛地跪在地上……」(幼年時代)

誰看不出託爾斯泰的性格乃是這些平凡的人所形成的呢？她們似乎以範鑄託爾斯泰，試驗託爾斯泰為目的。她們的禱告，她們的愛，種了信仰的種子在這孩子的頭腦裏，當他老時，就看到這種子成熟後的收穫。

除了格利沙，託爾斯泰在幼年時代裏一點也沒有說起這些幫他建造他自己的靈魂的謙抑的合作者。然而，這孩子的靈魂「這純潔仁愛的心，時常在他人身上發現他們的最好的性質的，像清

澄的光一般的心」如何的從書本裏透露出非常的溫情來呵！因為他自己是幸福的，所以一想到他所知的不幸的人時，他就哭了起來，他願爲之犧牲。他擁抱了一匹老馬，請牠原諒他以前曾給牠吃過苦。他以愛他人爲幸福，而不以被他人所愛爲幸福。那時，我們已經看得出他的天才的萌芽：他的對於自己的歷史的想像——這使他哭過；他的時常忙碌着的頭腦，不住地想發現別人所想着的問題；他的早熟的觀察力和記憶力〔註五〕，他的到處留心的目光，在悲哀中也注意周圍的人們的容顏和他們的苦痛的真相。他自己說，他五歲時就第一次想到「生活並不是享樂，而是很辛苦的工作。」（最初的回憶）

幸而這種思想不久就忘掉了。這時期，使他得到慰藉的是許多民間故事，和俄國所謂 *Bytino* 的神話的傳說的幻想，聖經中的故事——尤以那崇高的約瑟夫傳，他在晚年猶取作藝術的模範——還有，在祖母家裏每晚窗邊一個盲者所講的一千零一夜。

【註一】曾經間斷過若干時候，尤以一八六五——一八七八年間間斷得最久。

【註二】皮魯柯夫氏的託爾斯泰傳，包含託爾斯泰的生涯、作品、記憶、回想、書翰、日記的斷片、手記等傳記的文書，是很重要的文書。

【註三】 他亦出陣於拿破崙戰爭，自一八一四年起一直到十五年後，在法蘭西被捕。

【註四】 在婀娜小史中，託爾斯泰把他描寫作萊汶(Levin)之兄。

【註五】 他在一八七八年的自敘傳的手記中，說他記得嬰兒時被棄於襁褓中以及在木盆中洗澡的事見最初的回憶。

第三章 少年時代及青年時代

一八四二——一八四七年間他在凱壤 (Kazn) 求學，成績平平。有人批評他們「註」三兄弟說：「舍爾該，需要，同時做得到；特米德里，需要而做不到。萊翁，既不需要，又做不到。」這時期，他後來名之曰：「少年時代之沙漠」。在這沙漠中發作着狂熱的風暴。關於這時期的事，在他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大部分中，有很多親切的懺悔。

那時，他是孤獨的。他的頭腦陷在不斷的熱狂的狀態裏。在一年中間，他苦苦追求，而且試行實踐各種學派的學說。他曾照斯多噶派一般的自苦其身，也曾照伊壁鳩魯派一般的耽於逸樂。後來，他相信了輪迴說。最後，他陷入不健全的虛無主義中。他好像飛速地在旋轉。他能夠面對地看見「虛無」。他分析自己，不斷地分析自己……

「我祇想着一件事，我想我是在想一件事……」(少年時代)

這不斷的分析，這憑空旋轉的機械一般的理智的追求，在他成爲一種危險的習慣。他自己說

「這時常妨害他的生活」。然而，他的藝術，却於此汲着了豐富的源泉。

自己分析的結果，他失去了所有的信仰：至少，他是作這樣想的。十六歲時，他就停止祈禱，也不到教堂裏去〔註二〕。不過信仰心並沒有完全絕滅，祇是隱匿起來而已；

「雖然，我還信仰某些事物。那是什麼呢？我倒說不出。我依然信仰上帝，不如說我不會否定上帝的存在。但那是怎樣的上帝呢？我也不明白。我也不否定基督及其教義。但這些教義中包含着什麼呢？我一點也說不出來。」（我的懺悔第一卷）

有時候他發生慈善思想。他情願賣了他的馬車，把錢分給窮人們。且把十分之一的財產犧牲給窮人，自願過奴僕的生活……「因為奴僕們也是同我一般的人。」（青年時代）有一次生病的時候〔註三〕，他寫了一篇「生活的規律」。他在裏面安然給自己規定應該「學習一切，深究一切：法律、醫學、語言、農業、歷史、地理、教育，且對於音樂和繪圖兩項，要學到最高的程度」。同時，他「相信人類的天職，是在乎自強不息地完成自己。」

然而，不知不覺之間，在青春的情熱的衝動之下——一種強烈的肉慾和一種無限的自負心〔註四〕使得他這種信仰乖戾了，失掉原來的公正的性質而變成實利的和物質的了。現在他的意

志，身體和精神所欲完成的，是戰勝世界而強迫人們愛他。他需要他人來滿足他自己〔註五〕。

這倒不易如願以償。因為他本來醜陋得像一隻猴子：一副粗暴的臉，又長又純重。短短的頭髮，一直生到額部。一雙小眼，木然釘住你，埋在昏暗的眼眶裏面。闊鼻頭，大嘴唇向前突出，加上一雙大耳朵。他幼年時候，已因這無法改變的醜陋而引起絕望的恐慌〔註六〕，因而他自期做一個「正經的紳士」〔註七〕。但這理想，却引導他像別的「正經的紳士們」一般的去賭博，糊裏糊塗的負債，完全放蕩了起來。（尤以一八四七——四八年間旅居聖彼得堡時爲甚）

祇有一種東西時常援救他：他的絕對的誠實。

「你知道爲什麼我愛你甚於愛別人麼？」南克留獨夫 (Nekhtov) 對他的朋友說：「因爲你有一種異常的稀有的性質，就是誠實。」

「正是，我常常把連我自己也認爲可羞的事都說出來。」（少年時代）
當他墮落的時候，他自知甚明地批評自己。

「我完全像畜生一般地過活。」在日記中寫着：「我是完全墮落了。」
而且，以他的分析癖，把他自己的過失的原因詳細地舉出來：

1. 猶豫不決或缺乏毅力
2. 自欺
3. 輕躁
4. 無故怕羞
5. 短氣
6. 雜亂無章
7. 摹倣心
8. 容易轉變
9. 無思慮。

他做學生的時候，即以這樣的獨特的判斷，用來批評社會的成見和智識界的迷信。他譏笑大學的學問，嚴重地拒絕歷史科的課程的學習。因其思想的大膽，終於受到休學的處分。這時期，他發現了盧梭，懺悔錄和愛彌兒對他不啻春雷之一震。

「我禮拜他，我把他的紀念像抱在頸邊，視同聖容。」

他的最初的哲學論文，就是關於盧梭的論評（一八四六——七）

這時，他討厭了大學和那些「正經的紳士」，他回到耶斯耐耶。玻里安那的鄉間（一八四七——一八五二），他同鄉民親近，他想幫助他們，做一個撫慰者和教育者。這期間的他的經驗，在他最初的作品一個地主的朝晨中敘述着。（一八五二）這是一本可注意的書，裏面的主人公，就是他最愛用的假名南克留獨夫公爵〔註八〕。

二十歲的南克留獨夫，捨棄了大學而專和農民接近。在一年間，他想做點於農民有利的工作，他去訪問一個農村，但他却看出農民的冷淡的譏笑，根本的不信任、固守舊習、無遠慮、惡

德和忘恩，而起了衝突。一切的努力，都歸無效。他頹喪了，他想到一年來的他的夢想，他的熱心，他的「唯愛與善爲幸福和真理，這世界的唯一的幸福和真理的信念」，他感到失敗，他慚愧而厭倦了。

「坐在鋼琴前面，他的手漫然撫着鍵盤，接二連三地發出一種音調來……他開始彈奏。那些音調不是完全合規的。有時平凡得至於庸俗，表現不出一點音樂的天才；但他却從中感到或種憂鬱的趣味。每當調子改變時，他的心跳動着，等候那將發出來的聲音。而且恍惚地憑着想像訂正錯誤之處。他聽着合唱，聽着Orchestra，……而他的主要的趣味，則得自由此引起的活潑的想像，這種想像，雖然無所關聯地，却以非常的明白性，浮現出種種過去未來的最複雜的光景和影像……」。

他又看到那惡德的，不信任的，說謊的，懶惰的，倚賴成性的農民，他同他們談了很多的話。但這一次，他又把農民看成善良的，不是可惡的了。他的仁愛的直感，透視他們的心底，他看到他們的忍耐，他們對於壓迫着他們的命運的苟安，他們對於所受的侮辱的原諒，他們在家庭間的親愛以及他們固守舊習戀慕過去的原因。他追念起他們的疲倦而健康的有益的的工作的日子來。